

341851

孤獨
趙儷生譯

孤獨

微爾塔著

趙儷生譯



新文藝出版社

孤 獨

微 爾 塔 著
趙 儷 生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 上 海

小 說
孤 獨
LONELINESS

原著者 N. Virda
翻譯者 趙 傑 生

本書根據蘇聯莫斯科1936年國際文學(英文本)譯出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廣平路八三號)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

合作印刷廠製版
大東印刷廠印刷
陸榮龍裝訂所裝訂

*

書號(277)[VII 7] 本書154000字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上海第一版

本書曾印三次

一九五四年二月上海第一次重印

本次印數 10000 冊

累計印數 19000 冊

定價 10,3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微 爾 塔

譯者題記

接到新文藝出版社編審部的來函，知道孤獨中譯本已經末校完成，即將出版。譯者刻在病中，無力對譯述始末作一較源本的敘述，茲僅摘其梗概，條列如下：

一、本書係根據一九三六年莫斯科版英文本國際文學雜誌的連載譯文轉譯而成。據上述雜誌編者在文前的按語看來，英譯較之原文恐怕是稍有節略。

二、本書中譯本譯成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即蘆溝橋事變之時。後在一九三八年，曾經王任叔先生編入當時在孤島上創刊的『大時代文藝叢書』，但所出之書，據云被日寇銷燬大半，流入內地者極為稀少。

三、本書曾蒙戈寶權先生於一九四七年在上海代為審閱，並指出了幾條錯誤；又曾蒙蕭三先生於一九四九年在河北建屏代為審閱，也曾指出過幾條錯誤。——這些，都一一校改過了。在這裏，謹向上述兩先生致謝。

四、本書曾蒙張金人先生於一九五〇年夏在北京，尤為按照俄文新版（新版較之初版有着極重要

的修改，而且榮獲了一九四〇年的斯大林文學藝術獎金，大加校改訂補，預期本年初可以完成。頃因張先生患眼病，故校改訂補，一時很難實現。將來校改訂補完成，當於本書再版時全部補入之。

五、爲了配合我國當前一九五二年即將全部完成的土地改革運動和不久以前大張旗鼓執行、今後對之仍要時時提高警覺的剿匪鎮反運動，本書譯者和出版者都認爲將此一描寫俄國十月革命後羣紳和土匪的勾結叛亂及其被剿平經過的小說提早地拿來出書的，確是有其必要的。

六、當一九三八年在上海孤島出書時，王任叔先生曾寫過一篇相當長的介紹，附於書尾。惟時過境遷，且原文對微爾塔的另一本小說（合理）的評述甚長，故不全文照錄。茲僅摘抄其中有關孤獨的部分移植篇首，以幫助讀者了解本書的主要內容及其一般評價。

趙儼生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於青島。

關於「孤獨」及其作者

「尼枯萊·微爾塔的登上文壇，還是不久的事；三年前（一九三六）他底第一部小說孤獨印出來，青年作家給自己負擔了一個勇敢而艱難的任務：小說中描寫出了一九二一年春天的唐姆包夫省的鄉村，那時全國內戰的火焰都已熄滅了，但是在唐姆包夫省還燃燒着以社會革命黨匪徒安東諾夫爲首而造成的土劣運動的火災。忠實的藝術家微爾塔在小說孤獨中勇敢地表現出了安東諾夫事變的根源，它底暫時成功的原因，和那種不能不把被安東諾夫黨徒欺騙的農民階層從它手中振拔出來的事變底經緯，以及怎樣使安東諾夫黨徒趨向毀滅。安東諾夫和煽惑安東諾夫的人——豪紳彼得·斯托羅折夫，土劣的宣傳者伊洵，被斯托羅折夫欺騙的青年農民楞迦，窮人安得烈·考曆爾和幾十個另外的事變底參加者，都活生生地在孤獨的紙頁上出現了。」（引自羅雪斯基所作微爾塔小說的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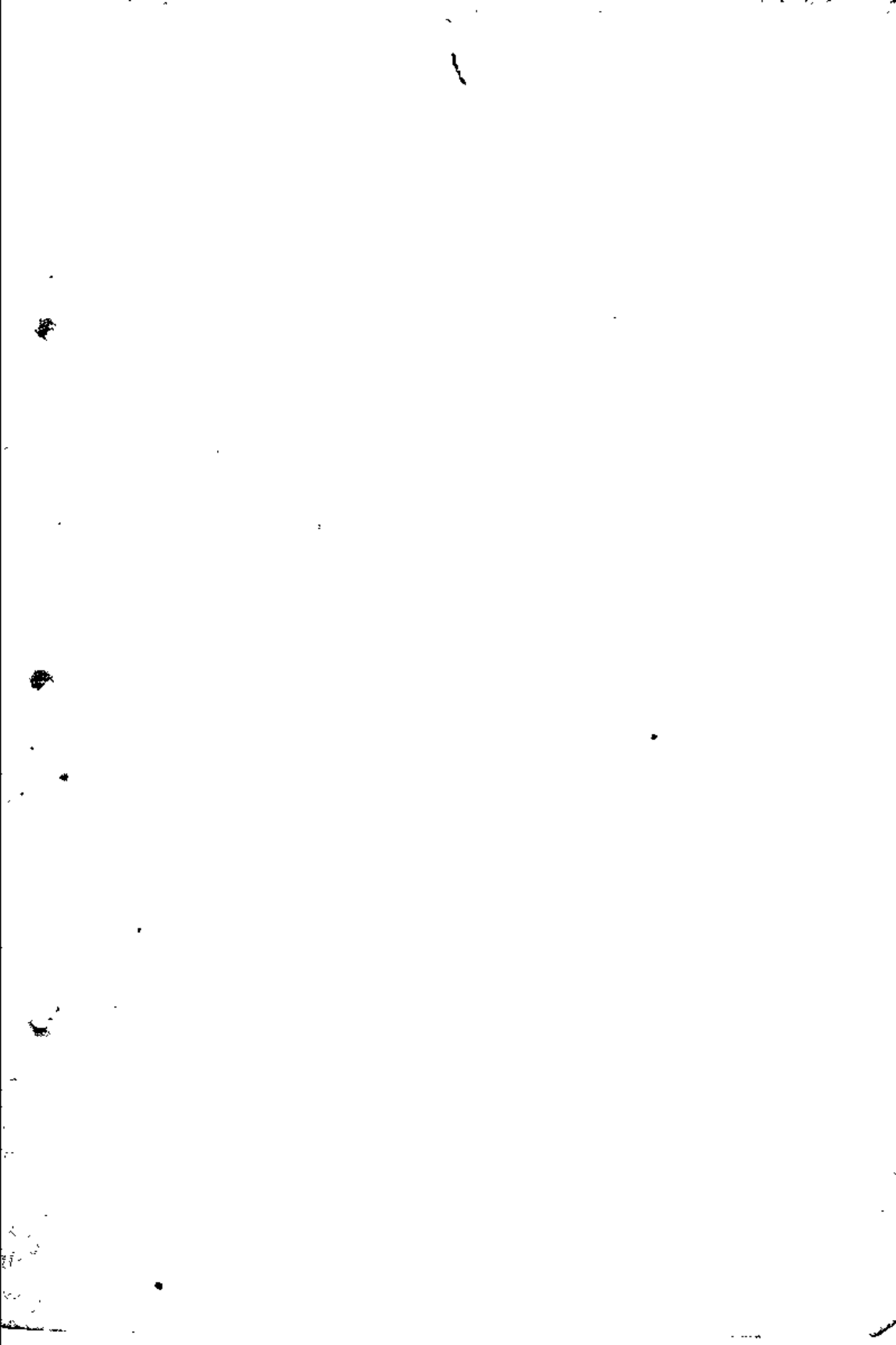
是的，微爾塔所處理的題材，主要便是在蘇聯蘇維埃政權的建設過程中富農的反叛；而違反叛又是和土匪相勾結而展開。要救平這一叛變，決不應是紅軍武力所單獨擔負的任務，而更需要政治的進攻。全

篇的故事，即沿着這一主題發展。叛變的開始，彼得·伊凡諾維契·斯托羅折夫利用安東諾夫的武裝和農民由於新政策的施行而引起的不安心理，以欺詐的宣傳和兇殘的壓迫，使農民脅從了。一等瓦西利從克里姆林帶來了真實的消息，農民們全都知道布爾塞維克是最善良的人，是真正爲了窮苦的農民的，並不像安東諾夫所造出來的宣傳——屠殺了一車的人，用死屍向各鄉村巡迴展覽，說是布爾塞維克的功績，那樣的欺騙的宣傳——以爲布爾塞維克是殺人放火的暴徒，而斯托羅折夫的叛變的基礎也就從此瓦解了。

正如羅雲斯基所說，作者是個新起的天才作家。在這作品裏充滿了清新的氣分；主要的人物，如土匪安東諾夫，富農斯托羅折夫，說謊宣傳家伊洵，雇農李斯特拉特和楞迦的性格，都很明顯。果戈理對於一個人物性格的表出，是用繪畫一般的刻畫的手法的。而他卻在故事的進展中，也把性格漸漸顯露了。楞迦的被害和斯托羅折夫的逃亡，那正是他們性格的自然的发展，決不是作者故意想在蘇聯的社會裏留下一點陰暗面。

（摘自王任叔作本書初版後記。）

第一
部
叛
亂



一

寒冷，污穢，膽怯的耳語聲；唐姆包夫的省會；一九一七年的秋天……

風來回地吹逐着溼雪的凝塊，從牆上和循環廣告的招牌上撕裂着招貼的紙片；那些紙片就鳥兒似地飛到空中去了。風發狂地呼號着叫嘯着，在街筒裏穿行，吹得電燈都搖盪起來，將一點忽明忽暗的黃光散射在水灣子上，樹木底光裸的枝幹上，和潮溼的鐵房頂上。水溜子滴嗒着，電線桿子發着噙噙的聲音。雪是一直地下了又下；這些凝聚在一塊的玩意兒厚厚地覆蓋在街道和邊路上面。

市鎮顯得非常荒涼冷寞，火車站是空寂的。只有從機器房和鐵路修理廠裏傳出來鐵的鏗鏘聲，還有火燄照耀着煙燻的窗子。

弗勞次基街是一條幽暗的深谷。在這兒，靠着河流的近邊，顯得更其寒冷了，一股殘酷的風從森林那邊刮過來。燈已經全熄了。

一片高籬笆和一個小花園把律師費多羅夫底兩層綠色的大房子跟街道隔離了。百葉窗緊緊地閉

着；一絲光亮也透不出來。什麼都是死寂的，彷彿這律師的一家已經睡下好幾個鐘頭了。但是那一點也不對，因為這一家裏的人是並沒有早早睡覺的習慣的。

主人不在家。在客室裏的絨榻上，一個人坐在那兒等他。

這個人長得挺瘦小。他的厚嘴唇是蒼白的，他那凹陷的眼睛充滿了惡意。在顯露的地方有兩個凹穴。他的手短而且白，他的衣服是一半軍裝：一件外衣，一條馬褲和一雙挺好的長筒靴。他靜靜地坐在那兒，固定地凝視着。侍女兩次走經他的身旁，可是他甚至從沒瞥她一眼。

那是他的一種習慣。亞歷山大·斯臺潘諾維契·安東諾夫在西伯利亞受了十年的刑役。因了急躁的脾氣和野蠻，他不止一次地被送進苦刑的監房裏去。而每一次他都是這樣地坐着——他的手放在膝上，他那並不看事的眼睛固定在一點上，而他所想的都是關於一些可怕的事情。於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深深地嘆息着——那些個沉沒在呻吟裏的嘆息……

他現在想着些什麼呢？想着像目前這樣的生活嗎？想着他在遙遠的西伯利亞遇見過的人嗎？想着過去的日子嗎？

在西伯利亞的監牢裏，曾經有過一個叫做彼得·托克瑪考夫的人，亞歷山大·斯臺潘諾維契會跟他有過三年的交情。他們曾在同一天爲了同一件案子在唐姆包夫被判定了罪刑。黃瘦的彼得永不談他

自己的事，不過在一個爭辯的進程裏他總是注意地傾聽着，皺起他那高高的瘦稜稜的前額，並且睜大了眼睛。常常整一晚上，彼得罵着他的朋友爲了他的野蠻和他對於人們的劇烈的憎恨。亞歷山大·斯臺潘諾維契只能噙噙地噴着鼻氣。

「革命就要來了，」托克瑪考夫說，「你就要回到琪爾桑諾夫去了，可是你帶了什麼去呢？你就帶一大堆意見去嗎？你到底學習了點子什麼呢？」

「你和你的革命！」安東諾夫輕蔑地說，「它來的時候我們已經死過三次了。我討厭這些空談，彼特加我根本就不相信它。那麼還是不要談罷！」

彼得兇猛地搖着安東諾夫，叱責道：

「那麼你爲什麼跑進這一堆裏來呢，如果你根本就不相信它，如果你懷疑它？」

安東諾夫沒有回答……他拿什麼來回答他親愛的朋友彼特加呢？不止一次地他問他自己怎麼一來就會跑進「這一堆」裏來了，怎麼一來他竟能放棄了一個鄉村學校教員的平靜的生活，加入到社會革命黨員的中間，去過一種經常警戒的生活，去等待這一個或是那一個，並且在黎明時躺在隱藏的地方，因了恐懼和寒冷而顫慄着……

他從不了解綱領和章則，從沒把它們好好地讀過，從沒想到過它們。在另一方面，他卻會讀過多少的

書籍和冒險故事，而當他讀完的時候，那些社會革命黨員的共同鬭爭的道路，財產的沒收和搜捕時急劇的槍射，是多麼地引人入勝啊！

「我從前爲什麼加入的，爲什麼，爲什麼？」他問他自己，可是找不到回答。那一定不過是在年少氣盛的時候他的血燃燒起來了。他很想來一個叛變，那麼他就可以得到一個愉快的、自了的生活。

但是一股熱勁兒過去了。他一度被激動起來，及至到了冷而潮溼的監房裏，他的血冷卻了。安東諾夫覺得把戲已經玩過，現在他要來償還了……

一個沉悶灰暗的早晨，清算的日子已經來到。一個禿頭的審判官問他：

「你爲什麼搶劫殺人？誰的意思？你叫什麼名字？」

安東諾夫回答不上來，訥訥着，後來唧唧嚕嚕地亂說了一些粗野的話。

「你是屬於什麼黨的呢？」審判官粗澀的聲音問道。

「什麼黨嗎？社會革命黨。」

爲了這，他們給他十二年的徒刑。

我爲什麼跑進這一堆裏來呢？他奇怪着。

彼得·托克瑪考夫被送到另一個監牢裏去了。安東諾夫獨個兒留下來。他的眼睛陷得更深，他變得簡直很少說話了。可是他並沒有忘記他朋友的話。他不再避開討論的場合；他坐在那兒靜聽着，從別人思想的斷片裏他起始織造着自己的夢想。

有一次在冬天，作完了苦工之後，一個睡在他鄰牀上的人到安東諾夫身邊坐下來。他是聖彼得堡蒲提洛夫工廠裏的工人。一個布爾塞維克。政治犯和罪囚們都喊他做蒲提洛夫茲。他長得瘦小，可是他的筋肉卻是異乎尋常的。他的手非常有力；如果他握你的手，你就會疼得叫起來；如果他輕輕地打你一下，就會留下一塊傷痕。

『有時候我連自己都弄傷了，』他輕輕地敲打着說。『瞧，我想逮一個蒼蠅，我就在自己額上打了一掌——於是眼底下什麼都發了黑。』

安東諾夫尊敬他就像尊敬每一個強壯有力的人一樣。並且蒲提洛夫茲是忠實的、直爽的，他的意見

被他的同志們所重視。就是監獄的當局也都對他很小心很謹慎的。

「哎，你在想些什麼？你從不開口。」

「我不想空談，」安東諾夫乾脆地回答。他很不高興，他頭疼。

「可是你沉默着又有什麼意思呢？那就像把一個水桶丟在井裏一樣。你固執着你的意見，那個戴眼鏡的傢伙固執着他的——門希維克，布爾塞維克，社會革命黨——可是等到審判的時候就只會胡說八道。」

「你聽見過一個傢伙他說他叫列寧的嗎？」

「是呀。」

「哎，我聽過他講話，並且還讀過他的書。他跟這一羣只會說說謊話的傢伙簡直不能比較。你相信罷？」

安東諾夫作一個輕蔑的手勢。蒲提洛外茲吸着一種氣味辛辣的煙，淡紫色的煙霧在牀榻上繚繞着。

「還在尋求着真理嗎，你？」安東諾夫惡意地說。「好罷，真理的種類就像這兒的人那麼多。你可以辯論到啞了嗓子，並且想着要弄死沙皇，可是他卻依舊活着，簡直就沒有想到死。他要比我們誰都活得長久哩。」

「你當真是這麼說嗎？」

「像命運一樣的真確。」

「他真會活那麼長久嗎？」

「這一點也不可笑。沙皇有的是權力哪——我的孩子他有這個——你瞧——我們的錢鏰，」安東諾夫使鐵鏟子鏗鏘鏗鏘地響着。「可是你就只會發明一些不同的字眼。往磚牆上碰腦袋是沒有一點好處的。」

「告訴我們你要怎麼辦呢，那麼，說下去呀，」蒲提洛外茲用斜瞥的目光催促着安東諾夫。

「我計劃走另一條路。我要拿着手槍和炸彈去把沙皇的整族和他底下的羣隊都從地面上洗刷了去。」

「哎，小伙子，列寧不是這麼說的。你必須用另一種方法去作。」

「啊，對了，兩個黨員要組織三個委員會罷，我想你的意思是？還要在樹林裏的小組研究會上讀讀宣言罷？」

「你聽我說，我的孩子。在一八九八年我們工廠裏只有差不多八個人參加小組研究會——在樹林裏，像你說的那樣。等到一九〇五年就有二百多人。什麼樣人呢？絕不像你，我可以告訴你。拿我來當一個例子罷，」蒲提洛外茲摘下他的眼鏡來擦着。「我現在五十歲，三十八歲的時候才學習讀書寫字。你瞧我並不像你那樣，坐在那兒等待陽光。我學習也許有一天我會變得有用了。你必須注意你四週圍正在進行着